

SHI JIE FENG HUA TU 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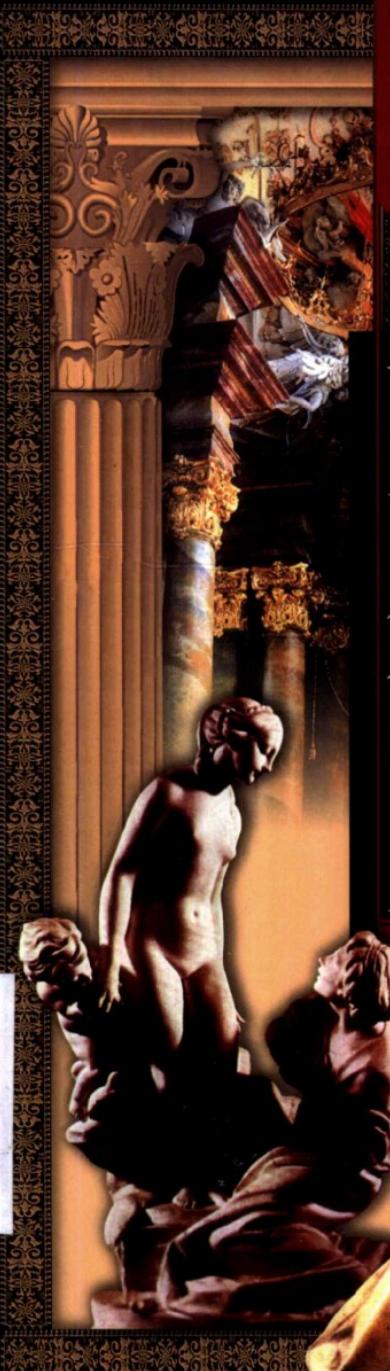
SHI JIE FENG HUA TU SHI

主 编：解恒铮

资产阶级时代欧洲卷

14

世界风化图史



PDG

C913

30114

87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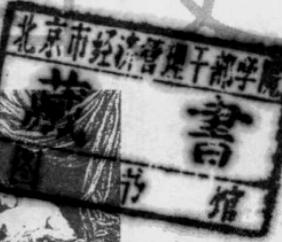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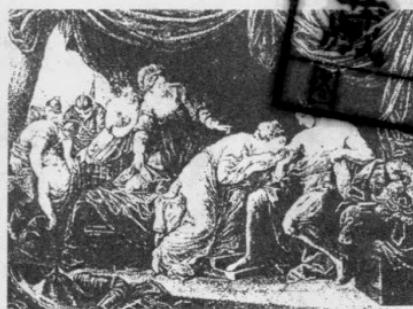


世界

资产阶级时代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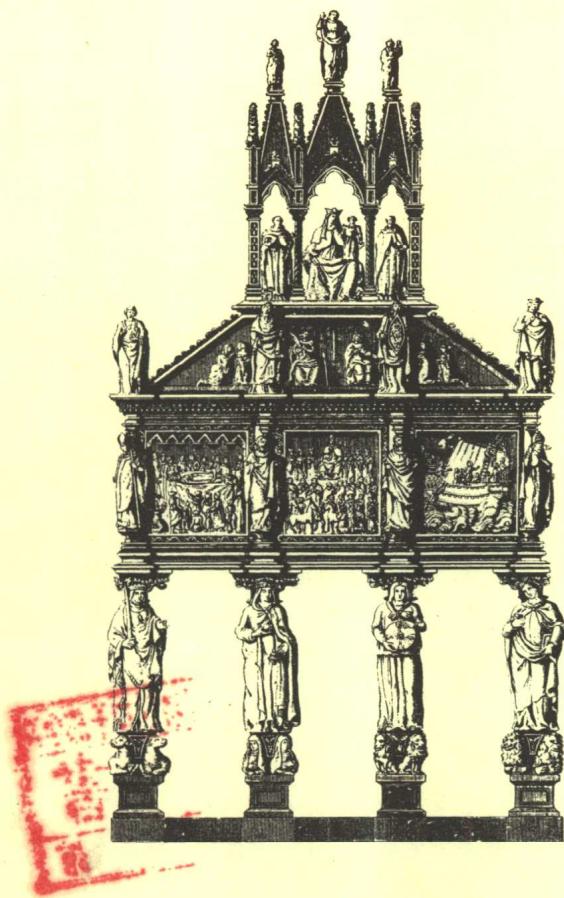
主编：解恒静

风化图史



A73W4 // 01

吉林摄影出版社



S H I J I E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三章

婚姻的空壳



世

界

风

化

图

史

3



一、妇女与婚姻

1. 法国

所谓“婚姻”，是男女两性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即为法律或社会风俗所认可的男女两性结合为夫妻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

所谓“家庭”，则是由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而形成的一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共同生活的社会单位。

“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尤为密切。婚姻是家庭的前提，家庭是婚姻的结果。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妇女与婚姻家庭”则不能一言以蔽之。婚姻家庭是女性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女性的影响和制约尤为显著。一方面，妇女长期被束



酒神、谷神与爱神的欢宴

232

缚在家庭中，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实际上是她们社会地位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妇女的生理特点又决定了她们在家庭中主要担负着人口再生产的重任，这对妇女地位也有着不可低估的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

法国女作家西蒙·波娃认为做贤妻良母不是女人的终身事业。做母亲的生物本能(生育子女)并不等同做母亲的社会责任(养育子女)。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为做“贤妻良母”往往把女人变成婚姻与家庭的奴隶，把她们限制在固定的角色上，束缚在家里。因此我们必须停止





有所企图的婚姻

233

这种以妻道与母道为主的传统男女分工的模式,这种非创造性的行为桎梏了妇女。想想西蒙·波娃说的,许多女人名义上是为了爱(情爱、母爱)而甘愿让自己被剥削的金言良语——“女人被剥削——她们让自己被剥削——名义上是为了爱”。男人告诉我们:“继续做个乖巧的小女人就够了,把所有烦人的事,像权力、荣誉、事业等交给我们办,安于你的现况,全心关注卧房、厨房和育儿室就足已”——“男人这么说,带给我们很大的危机”。

近代早期,法国民法规定:妇女有讼事,不

经丈夫批准不得出庭；妻子犯通奸罪，丈夫有权要求离婚，而丈夫犯通奸罪，只限于丈夫将女方带入夫妻共同的家庭时，才以申请离婚。拿破仑一世(1804—1815年在位)则公开讲：“能够做自己要做的事的女子，不是法兰西式的女子”。把大批法国妇女又赶回了厨房、卧房和育儿室。同居现象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曾盛行一时，后来被复辟淹没了。

19、20世纪法国静悄悄地迎来一场婚姻变革，这使法国家庭经历着动荡和变化。在法国，政府设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女权部”，大批追求个性自由、向往无拘无束生活的法国女郎，既浪漫又好胜，她们率先抛弃了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

离婚在法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曾经是非法的。法国大革命一度使离婚合法化，后来又给反掉了，直到1901年政教分离，法国人又获得离婚的自由。1975年法国政府再通过了离婚法修正案，规定的条款对离婚者过于容易，于是法国出现离婚新潮。现在法国离婚案件有 $\frac{3}{4}$ 是女方提出的，比男方主动提出的多一倍。1986年法国的离婚案件高达10.9万宗，其中巴黎市的



离婚数字和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美国并驾齐驱,即每两对夫妻中就有一对离婚,50%。法国“女权部”部长说:“我们不认为这是一种腐朽现象”,也不讲离婚给妇女带来什么苦楚。有研究者认为,法国离婚率上升,主要是由于法国人的伦理观念变化,如妇女从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争取到很多女权,并追求到妇女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等。怪不得法国离婚案中有 $3/4$ 都是女方主动提出的!

但是,无论如何,在离婚后的生活中,女人毕竟还是处于不利地位。不过法国妇女前赴后继地斗争了几百年,她们要表现自己的自尊,和男人平等,不愿取悦于男人,不愿做婚姻家庭的奴隶。巴黎是世界的花花之都,然而离婚率高达50%的巴黎女郎却不施化妆品,她们不浓妆艳抹、主动离婚,这同女权运动也许不无一点关系。

法国同居现象也越来越多,1/3的男女在同居,90%的青年曾婚前同居过。目前法国婚前同居已成为社会风气。西蒙·波娃与萨特就一直维持着同居关系而始终没结婚。

法国同居成风还有一个非常实惠的原因,

就是法国税收制度对未婚同居者有利。按法国财政部的一项规定,结婚夫妻的家庭要纳税,但同居的家庭却免于纳税。而单身的父亲或单身的母亲尚可得到一份专门补助金,如果同居男女双方各自申请单身父亲或母亲的补助,就可以得到双份补助。另外,在法国登记结婚时要每人交纳 5,000 法郎税款,婚后还要交家庭住宅税,而同居的男女不仅无需交纳结婚税,并且连家庭住宅税也免了。再如,结婚夫妇家庭有两部汽车,就必须交两部车的税款,但同居男女可以采取申报只有一部车的办法而免税。还有,同居者在人寿保险和社会保险方面也均有利可图。

法国未婚女子每年生下的私生子达 9.2 万个,在一年 80 万新生儿中,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不过,法国非婚生子在社会上已不再受歧视。

尽管法国每年有近 10 万的私生子出世,但法国的婴儿出生率还是很低,今天的法国成了西欧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平均每平方公里仅 99 人,差 1 人才满 100 人。1983 年,法国出生率下降到 1.3%,这年被人口学家称为“最黯淡的

年份”。目前,法国每个有生育历史的女性平均仅生育 1.8 人,并且越来越多的妇女不愿生育。为什么法国妇女不愿生孩子呢?其一,不生育的妇女容易寻找职业;其二,有子女必定会加重负担;其三,没有子女,夫妻万一离婚,女方再找对象较容易。

早在 50 年代后期,法国就成立了“法国计划生育全国联合会”,至 60 年代,法国生育率大降,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计划生育而是鼓励生育了。因此这一全国性妇女组织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旨在争取妇女与男人的解放,保卫人身自由,关心妓女、卖淫问题和妇女受虐待、被奸污问题,争取堕胎合法化,帮助妇女避孕,帮助无子女妇女和单身妇女,研究同性恋问题。

法国的妓女以“茶花女”而闻名于世。除高级妓女外,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普通妓女和暗娼,仅巴黎一处,警方就承认有 30,000 名。至今,凡与睡觉和黑夜有关的事,人们总把它与妓女相联想。而事实上现代法国妓女已向“高层次”迈进,她们称谓文明(“性产业工人”)、背景良好(女大学生多)、高等收入(年收入达 7 万美金)、还创办协会(已召开过两次国际性妓女大

会)等。目前对妓女问题已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还有一些论著出现,专门论述历史上妓女与青年、妓女与社会的关系,肯定妓女在社会上的地位等。

法国的同性恋问题很普遍,已成为社会问题。法国的同性恋者中,女性比男性中更为流行。1978年还在法国开了一次同性恋者国际大会。异性相婚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也不得不接受现代意识的挑战。由于对婚姻与婚姻选择个人态度的变化,性爱表达方式的变化,加上同性恋家庭的不断出现,人们不断对异性相婚这一传统观念提出质疑,开始反思,要求修正。在法国,同性恋的兴起和泛滥主要是近几十年的事情。造成同性恋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什么?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同性恋与家庭情况有一定联系。乔治·亨利博士在1941年的研究报告《性变异》中,对80个同性恋者(其中有40个为女同性恋者)的病历做了系统的记录,发现,在他们的家庭中,性教育被忽视或被暗暗拒绝。心理学家则建议用结婚来改变这一状态,但都没能很好地奏效。1988年,由法国前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大使

劳伦特撰写的一篇怎样才能减少同性恋的报告,指出社会上似乎过分强调性别上的差异。男性至上的思想无疑深深地困扰着很多女性。如果男人可以对女性表现得温柔点,对她们体贴点,那么女同性恋的人数就会少一点。西蒙·波娃在理论上也接受同性爱。她说:“妇女不应再被教导为除了对男性的性爱外,没有别的欲望。我认为现代妇女多少有点同性爱,理由十分简单,因为妇女较男性可爱,因为她们较吸引人、较温柔、皮肤较好。一般来说,女人较有魅力。……许多妇女间的友情能持续下去,而男人间的真正友谊是十分少的,主要是因为妇女之间互相倾诉的话比男人之间多得多”,西蒙·波娃的这番新解或许能有助于理解法国同性恋者在女性中为什么比男性中更为流行?

学术界也非常重视妇女婚姻家庭问题,有相当多的课题涉及对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例如,有研究婚姻史的(有中世纪婚姻史的专著问世);有研究家庭式经济,研究它对妇女命运的支配作用和工业时代对妇女参加工资劳动的影响;有通过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妇女犯罪问题来看女性在家庭中作用的论文;也有分

析 1880 年至 1920 年巴黎资产阶级妇女在家庭内和社会上的作用的论文；有专门的母亲问题的研究，研究母亲史、生育史、母性、母爱等，还有的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母亲的论文；另有对控制生育问题的研究，对中世纪和近现代构成妇女主要罪行的三大问题——杀害婴儿、自愿流产和避孕、自愿流产法律的渊源，进行深入的研究。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法国新马尔萨斯运动的历史进行研究等；还有研究独身妇女问题的，研究独身女子和寡妇的社会地位、她们的心态、与人口问题的关系等。

2. 英国

近代英国有 64 年都处在“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时代的含义中有很大的成份是“婚姻美满、家庭和谐”。“维多利亚时代风气”对英国妇女，尤其是中产阶级以上的英国妇女的婚姻家庭观有极大影响，其影响远远不是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那 64 年，达一、二个世纪之久。

维多利亚女王对她的丈夫阿尔贝特亲王是一见钟情，婚后两人琴瑟和谐，生育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过着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当丈夫





241

英国宫廷舞会服装

去世后，维多利亚女王为丈夫服丧穿一身黑服的时间长达十四、五年，她一直心甘情愿地过着半隔绝的守寡生活，并保留她与丈夫共同生活时的房间里的一切布置，家俱、物品、装饰都原封不动，每天晚上她仍给她死去的丈夫重新铺



被、盛水在盆里。她热衷于妇道的贞节,足有半个世纪以上,没有一个离过婚的女士能走近她的身旁。她恪守妇道,甚至于当时的椅子、桌子都响应了女王忠贞的号召,采取最简洁、结实的形式,称之为“维多利亚式样”。一时,效法女王,忠情不移于婚姻与家庭、做温柔顺从的“安琪儿”便风靡于英国乃至欧洲大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维多利亚时代风把中等阶级的妇女拴在自己的家中,而近代英国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却要让妇女们脱下长裙换上裤子去参与社会,18、19世纪的英国妇女正处于真正自立的边缘(尽管仅仅是在边缘上),她们不再当婚姻家庭的“安琪儿”了。

此时,一桩离婚案件轰动整个英国社会,也动摇了“维多利亚风”的时尚。女作家卡罗琳·伊利莎白·萨拉·诺顿是著名戏剧家谢里丹的孙女,1827年和G·G·诺顿结婚,婚后出版了长诗《罗萨莉的悲哀》(1829年出版)得到好评,从此投入写作,不断出版长诗、童谣和长篇小说。三年后,当女作家从写作获得报酬后,丈夫竟上诉法院,要求索取妻子的财产。诺顿夫人毫不退让,和丈夫迅速分居并离异。丈夫为报复,恶人